

散文

家用农具变奏曲

■涟漪

农村的家用农具多来自天然材料，制作虽不是特别精良，但却实用、耐用，它们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相互碰撞，奏响了一曲曲时代变迁的交响乐。

早些年，筐箩和簸箕在农村的使用频率相当高。筐箩可以用来盛糠、盛粮食、晾面、晒豆角丝儿，甚至在杀猪时用来盛新鲜猪肉，可以说筐箩既“食草”又“食肉”，而且“胃口”还很大。

相对于筐箩来说，簸箕的使用频率更多些。簸箕可以挫粮食、收土豆、盛灰土、去糠皮、溜沙子、祛秕子，还能随时端回些烧火柴、晾几个蘑菇、盛些扫地上，还会存放果蔬，甚至在过年时，盛放刚出锅的喷香香的炒葵花籽……簸箕是农家屋里的万能盛具，身份即可高端大气，又可摇身一变一夜回到解放前，可谓烟火气十足。

足。

农家用具中筛子和箩使用也比较频繁。筛子即可以挤身于“富”农行列，不停地筛粮，把丰收的粮食优中选优，使仓中粮食更饱满殷实，又可降身为“贫下中农”，筛荞麦花、苜蓿糠喂猪，过着自给自足的清淡日子。亦可以俯身成为贫民，深入最底层，过筛牛羊干粪，用于农村人生火做饭、暖炕。筛子是谦卑的，即可以当老师，又可以放下架子当学生。

箩就不同了，经常过着小资小调的生活，总是拈轻怕重，“干”得轻快活儿，“吃”着精米细面，倘若一遇到重活，就玩不“转”了。闲暇时高高挂起或者偶尔干点活，也是净挑干净的、不用出力的活去干，不必满载负荷，负重致远，有时盛一捧葱籽，一把豆角籽成了它的专利，再就是挂在墙上看箩罗、簸箕、筛子忙碌，一副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农具中的筐就不是等闲之辈。带筐芯儿的小筐儿因其体态娇小，样貌美观，仿佛生又逢时待字闺中的二八少女，出头露面的机会很少，只是随主人出去挖个山野菜，摘个豆角、挖些中草药，或者挎个小猫、小狗、小鸡等萌宠，即使闲着，也只盛一些点心、咸菜疙瘩、干果等轻小或鲜香的物件儿。它在神话小说里高贵的很，是仙女手中的神物，盛过蟠桃也装过鲜花。

扁圆型的挎筐，命运便不会这么好了。只要被强行安了木制的筐芯儿，就会像哈巴狗一样跟随主人左右，轻活、重活、脏活、累活都得干，什么塞筐瓢子，运筐冻糞，装些垃圾，只要方便，它随时派上用场。

大框更是时运不济，拴上绳子或绑上四根高高的筐芯子，做成抬筐或

才会敞开惊奇的目光，去看秋水潇潇，去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时，儿时的乐趣是否化作了对长大成熟的企盼呢？或许，年龄的增长已悄悄地把对自然的好奇化作了对自然对人生的譬喻的探究。

不知为什么，反正，我已无法说清——

三十六年前，一个秋叶正红的时节，在沸腾的校园里，几个青年人满怀一腔热情，欣然地把关于百岔川的第一张文字付诸于纸张和油墨，于是，小小的校园顿然生机勃勃，百岔川也生机勃勃。在他们举杯为此相贺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秋天的含义竟如此深奥，人与秋天的关系竟如此微妙。

乐于采摘的，不仅仅是为了收获的满足。

醉于红叶的，也不仅仅是对成熟

挑子，从名字就能知道它们的负担不轻，抬粪、土、石头，挑木头疙瘩，就连搂烧火柴时都要被揼的满满的，一看就是干重体力活的主儿，由于常年从事重体力劳动，它们尽管体格健壮（用的材质粗壮结实），也奈何不了英年早逝。

料斗子是牛马的铁饭碗。它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大多冬天上岗，一天上岗两次，其余时间都呆着，夏天干脆在家待业，它时常从牛马嘴里揩油，直到把自己喂得肥头大耳。到了这时候，马就对它垂涎欲滴了，一旦有机会，趁主人不注意，它便会惨遭毒嘴，遍体鳞伤。

如今，时代在进步，这些家用农具已经有不少退出了历史舞台，簸箕被铁撮子代替，小筐被纸箱、塑料袋代替，挎筐、粪筐、挑筐被两轮手推车代替，筛子和箩虽然也使用，但是使用的频率大大降低，电用扇车子、粉碎机减轻了筛子筛粮、筛糠的负担，面临被清出舞台的风险。箩依旧拈轻怕重，因此不太受大众待见，只呆在与之关系好的寻常百姓家，即使入赘某户人家，也黄脸婆似的挂在墙上居多。原来这些家用农具经常碰面，关系亲密，现在只能在民俗馆里聚会，成为世人观瞻的对象了。

的渴望。

举杯相贺的，难道仅仅是由于他们为深秋增添了一抹绿色吗？

我不禁想到：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一株蓓蕾，从绿叶到红叶，期间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的磨练。

然而，这一切，也许都是为了了一种寄托、一种夙愿，——一种抛却了物质的、纯精神的夙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想起了这首诗，也想起了过去的秋天，以及与秋天有关的人和事……

欠你的这几个小钱！”

无奈，大茶壶沮丧着脸掏出大洋递给二赖子：“没出息的货，快点上去，快点下来，命要紧！”然后，朝着二赖子的身影呸了一口。

二赖子就是二赖子，他舒服完了，趁着大茶壶进别的屋送水的空档，溜出了荷花寨。大茶壶左等右等没人，急得没法，便进了荷花的房间。此时，荷花正和另一嫖客调情，见到大茶壶只冷冷地给了一句：“早滚蛋了！”听到这儿，大茶壶心里一凉，顺口冒出一句话：“机密文件在他身上！”

听了这句话，嫖客从一荷花的身上滚了下来，手把裤子追出门来：“大茶壶，机密文件在谁那里？”

“二赖子！”大茶壶几乎哭着说。“谁是二赖子？”已经系上裤带的伪军，向大茶壶亮出了盒子炮：“走，你跟我去宪兵队走一趟！”

等大茶壶从宪兵队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样，头发乱着，爬着回到荷花寨，一路上都是血印子。

日本人终于追查到了二赖子，又顺藤摸瓜，找到了那户郊区人家。信件找到了，但二赖子和那户农民，都被日军枪杀。

1945年的8月，日本战败投降。在撤出辽都前夜，在荷花寨有四个日本人被杀，杀的方法很独特，是用开水烫死的。

胜利了，在秧歌队伍中，有两个人很独特，一个是窑姐荷花，一个是大茶壶，荷花一口一个爹地叫着，跟在大茶壶后面，大茶壶依旧拎着大茶壶，当然都扭动着东北大秧歌。

后来解密的资料证实，日本人在诺门罕战场上失败，似乎与这封机密文件有关。有军事专家戏谑道：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

用母语拦路

(组诗)

■刘晓娟

月亮沟	大莲花山
马睡马厩，牛住牛棚，庄稼与草木都心怀故国 不赬颯，不生故意 月亮选择一道沟栖身 有不为人道的玄机	一定有一场肉眼不可见的法事 在大张旗鼓地进行
在月亮沟 我有时会想起毛姆，想起六便士 我想起这些时 牛马在山坡吃草，庄稼在地里拔节	一定有贴近泥土的蹄拜 夹杂频繁的往来穿梭
书生站在时光之外 用一柄干疮百孔的勺子 执拗地，捞沟底月亮	一定有人诵经如唱歌 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一定有一双手暗中挥刀 一定有误伤、躲闪和躲闪不及
	一定有什么成批地倒下去 一定有液体流出来
	刀锋比飓风还快 液体比喜马拉雅的雪还白
那是我的出生地 森林是久远的传说 山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聊斋》里出走的狐狸，也寻不到落脚点	太阳吓破了胆 脸色苍白地坐在山头
但我写信，用蒙古文字定义的江山 “有老虎的地方”，真的 有老虎存在	日头在变脸之前一定看见了什么 或者是一匹恒河归来的白马
	也许是空山不见众神 寺前青苔迭起
一定要跪下来，才可以看见老虎 才配谈起老虎眼里的月光 以及月光下，开银白色花朵的沙果树	孤榆树

而今，巴日斯吐把我认作叛徒
用母语拦路
我从有老虎的地方来
却再也回不到
有老虎的地方去

这结局并不意外
——人世多年
我左手斧头，右手方块字
随大流，把巴日斯吐
唤作坝土

每出口一次，都有一只老虎高高跃起
以鱼死网破的力量
把我的胸腔，当南墙来撞

他立场坚定，拒绝一个伪族人
将他囚于心头

注：巴日斯吐，蒙古语，地名，译为“有老虎的地方”。

小莲花山

小到完全可以忽略谁在这里修行
谁拿半壁江山，换一世清闲

在逃离与抵达之间
我们并不比一丛狗尾草更具先见

它们队列齐整
拒绝招安，拒绝成为盘中物
拒绝为谁，口吐莲花

秋风中反复练习自我收割
籽实，送给日日诵经的麻雀

在这里，你无法蒙起眼睛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万物守恒，不过是云水互生
不过是半盛开，半凋零

少郎沟

不过是两山夹一涧
不过沟底开着一沟野菊花
不敌少年远行，不敌他推开的秋风暗藏杀机

不过是阳光和羊，不过一场交换
不敌坡上青青草
不敌一个爱过又放弃的人

以隔世的姿态，我还可以再低一些
你手指的江山，你做王

注：少郎沟，蒙古语，地名，“少郎”译为“尖山”。



丰收的田野摄影常永发

秋天的话题

■高宏宇

“来喽！”随着一声低沉的吆喝声，一个中年男子拎着一个大茶壶便来到荷花的房间。到了房间，他把茶壶放到茶几上，低眉顺眼地问了一句：“小姐还有啥吩咐？”“没有了你下去吧，大茶壶！”大茶壶就是这位男子的名字。

过去，妓院中给妓女和嫖客沏茶倒水及打杂的男性，俗称“大茶壶”。本来，男子是有名有姓的，干这种差事时间长了，人们都叫他俗名，相反，他的真名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这是辽都街上有名的妓院，叫荷花寨。孔尚仁的《桃花扇·访翠》上的句子：“闲陪簇簇荷花队，同望迢迢黛黛围。”书写在大堂上，诗人韩翃与妓女柳姬相称的画，也挂在厅堂：“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让人看后倒生出几分忧伤和爱怜来。厅堂上，大茶壶从肩上拽下毛巾，在茶壶上擦拭，坐在椅子上候着，等待老鸨的使唤。

突然，荷花寨被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包围了，妓女、嫖客都被赶出房间，站在厅堂，一个接一个被日伪军搜身，稍有不从，便被枪托砸倒。人们惊恐着，也探寻着：“是什么事情让日本人如此紧张，难道是丢了什么东西？”

确实，人们猜对了：日本人丢了作战部署，而且正是正在进行的诺门罕战争。这份机密文件，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1939年5月4日，蒙古军第24团境警备队由西岸涉冰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满兴安北警备军骑兵哨所的士兵立即开枪阻截，并乘马追赶，将蒙军连人带马赶回西岸。

于是，双方不断在这一地区展开争夺战，战争不断升级。实际上，日本关东军早就想在这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哈拉哈

秋天是美好的。

因为秋天是成熟、收获的季节，同时，每一个秋天，带给不同人的收获也不尽相同，这正是秋天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热爱秋天。

小时候，每当繁华似潮的季节，就盼望着秋天的到来。这并不是单纯的春花秋实的渴望，而是童稚的心扉对自然的一种空灵的寄托。山里红宝石般的野果，对于我，不单单在于品味，更重要的在于采摘的野趣，这种精神的满足，源于儿童对大自然的好奇和玩耍中轻而易举的收获。

秋的年轮在增加，天真也逐渐被幻想和浪漫所取代。中学时代了，快乐多多，烦恼也不少，徜徉在春的田野里，总觉得土地的气息过于厚重；徘徊在夏日的绿茵中，只能领略绿色的单调。只有在目迷五色的秋天，我

小小说

大茶壶

■犁夫

河地区，作为下一步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妄图联合德国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

这封机密文件，正是关于此次战役的兵力部署。

发了疯的日伪军，全城封锁，人人搜索，老幼男女一个也不放过，对所有居民逐一审讯，稍有迟疑即严刑逼供，产妇、老人因折磨而丧生者达10多人。

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离期限还有最后一天。日本人放出狠话：如不交出文件，屠城，格杀勿论！大茶壶听到这里，吓得没了脉，在荷花寨干活多年，他知道日本人的狠毒，真是找不到这封信，全街的人都得死，没人能活。尽管自己干的事，被人不耻，但大茶壶还想活，不想死，更何况荷花寨里还有……大茶壶不敢想下去。

大茶壶毕竟是大茶壶，多年的青楼生活，让他结识了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什么高官权贵，什么地痞流氓，种庄稼的，搞买卖的，蹭黑市的，拉人力车的，无所不包。大茶壶咬着牙，把辽都街的人物想了个遍，也跑了个遍，但都一无所获。

颓着脑袋的大茶壶正往荷花楼走的时候，突然与一个人撞个满怀，他定睛一看：这不是二赖子吗？上次在荷花楼嫖妓还借给了他一块大洋，半年过去了，不但不还钱，连人也见不到了，这下撞上了！大茶壶